

<<乡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乡魂>>

13位ISBN编号：9787505963467

10位ISBN编号：7505963465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文联

作者：季羨林//冯骥才//余秋雨|主编:周明//红孩

页数：19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前言

人来到世界，有多种目的。  
最基本的目的是认识世界。  
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另一种是间接的。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认识世界呢？  
也有两种，一种是生存的需要，另一种是审美的需要。  
这就是说，人只有掌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美好，使我们的生活拥有更高的质地。

所以。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  
要学习，就离不开文字，尤其离不开美的文字。  
我们这里所说的美的文字，不是指书法中的文字，而是指字与字相连组合成的文章。  
离开了文章，单纯的字写得再好，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文章人人可以写，但高低上下差异往往很大。  
想想我们为什么要看前人的作品，要看名家的作昆？  
除了他们对文字的熟练运用，编织成美妙的句子外，关键是在字里行间抒发了他们的人生志向和丰富的思想追求。

一篇好的散文，往往就是人生立志的座右铭。  
不论是记人还是记事，其内容最终总是把人引向崇高。  
我不相信人生没有坐标，不同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人生坐标。  
在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或许不能要求每个人向三十年前那样都统一在同一个人生坐标下，去生存去生活。  
但这也不是放任自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社会是一个大机器，它的运转总是有一定的规律，谁背离这个规律，就会影响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

## <<乡魂>>

### 内容概要

《乡魂》由中国散文学会向全国散文爱好者特别推荐。

《乡魂》带给你文化名人对童年、故土、民俗、小吃……深深的眷恋。

这魂牵梦绕的思绪，烙印在每个人的心坎上。

主要内容有：翠竹风骨、酒、月是故乡明、失眠之夜、豆腐、品茶、春风、听听那冷雨、我爱喝稀粥等。

<<乡魂>>

书籍目录

过年社戏春联儿过年过节和观灯北平的庙会“过年”的断想乡魂故都的秋翠竹风骨酒月是故乡明失眠之夜豆腐品茶春风听听那冷雨我爱喝稀粥榆钱饭乡魂我可爱的雪乡聆听西藏市声拾趣市声拾趣算命评书与戏曲承德蝓蝓闹夜记记腊八粥胡同文化文化的雅俗与精粗牌坊秦腔西皮流水曲阜孔庙绵绵土端午，在屈原的家乡压轿胡番与西洋晋祠中秋话月饼西皮流水汉字之美荷塘月色荷塘月色银杏济南的冬天繁星雨中登泰山初冬过三峡徽州如梦如醉牡丹的拒绝绝版的周庄

## 章节摘录

过年 社戏 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

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

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

但在我是乐土：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

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

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

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

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伏在河沿上去钓虾。

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决不惮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

这虾照例是归我吃的。

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但或者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罢，黄牛水牛都欺生，敢于欺侮我，因此我也总不敢走近身，只好远远地跟着，站着。

这时候，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我会读“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来了。

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

赵庄是离平桥村五里的较大的村庄；平桥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戏，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算作合做的。

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

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

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这一年，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

不料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

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决没有留用的道理。

其余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邻村去问，也没有，早都给别人定下了。

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絮叨起来。

母亲便宽慰伊，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看几回，今天就算了。

只有我急得要哭，母亲却竭力的嘱咐我，说万不能装模装样，怕又招外祖母生气，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说是怕外祖母要担心。

总之，是完了。

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戏已经开场了，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

这一天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

母亲很为难，没有法子想。

到晚饭时候，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

吃饭之后，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的来讲戏。

只有我不开口；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

忽然间，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他说，“大船？”

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

十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攥掇起来，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

## &lt;&lt;乡魂&gt;&gt;

我高兴了。

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们，不可靠；母亲又说是若叫大人一同去，他们白天全有工作，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

在这迟疑之中，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便又大声的说道，“我写包票！

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

” 诚然！

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便不再驳回，都微笑了。

我们立刻一哄的出了门。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

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

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

。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

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

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

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叉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

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

“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罢。

”阿发说。

这时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台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

其实我们这白篷的航船，本也不愿意和乌篷的船在一处，而况并没有空地呢……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

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八十四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

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的唱，双喜说，“晚上看客少，铁头老生也懈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呢？

”我相信这话对，因为其时台下已经不很有人，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

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

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筋斗。

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

。

## &lt;&lt;乡魂&gt;&gt;

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小旦虽然进去了，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生。

我有些疲倦了，托桂生买豆浆去。

他去了一刻，回来说，“没有。

卖豆浆的聋子也回去了。

日里倒有，我还喝了两碗呢。

现在去舀一瓢水来给你喝罢。

”我不喝水，支撑着仍然看，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渐不明显，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

年纪小的几个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谈话。

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大家才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

在这一夜里，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

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

这时候，看见大家也都很扫兴，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

那老旦当初还只是踱来踱去的唱，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

我很担心；双喜他们却就破口喃喃的骂。

我忍耐的等着，许多工夫，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不料他却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旧唱。

全船里几个人不住的吁气，其余的也打起呵欠来。

双喜终于熬不住了，说道，怕他会唱到天明还不完，还是我们走的好罢。

大家立刻都赞成，和开船时候一样踊跃，三四人径奔船尾，拔了篙，点退几丈，回转船头，架起橹，骂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进了。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

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

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

我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

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

离平桥村还有一里模样，船行却慢了，摇船的都说很疲乏，因为太用力，而且许久没有东西吃。

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的。

大家都赞成，立刻近岸停了船；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便都是结实的罗汉豆。

“阿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

”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

我们也都跳上岸。

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

”一声答应，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抛入船舱中。

双喜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于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

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剥豆。

不久豆熟了，便任凭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围起来用手撮着吃，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双喜所虑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这老头子很细心，一定要知道，会骂的。

然而大家议论之后，归结是不怕。

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柏树，而且当面叫他“八癞子”。

“都回来了！”

<<乡魂>>

那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

”双喜在船头上忽而大声的说。

我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

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双喜便是对伊说着话。

我走出前舱去，船也就进了平桥了，停了船，我们纷纷都上岸。

母亲颇有些生气，说是过了三更了，怎么回来得这样迟，但也就高兴了，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

大家都说已经吃了点心，又渴睡，不如及早睡的好，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我向午才起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下午仍然去钓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